

# 罗斯玛丽的 婴儿

〔美〕艾拉·莱文 著

柯清心 译

ROSEMARY'S BABY

IRA LEVIN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+

ROSEMARY'S BABY

IRA LEVIN

# 罗斯玛丽的婴儿

[美]艾拉·莱文 著 柯清心 译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罗斯玛丽的婴儿 / (美) 艾拉·莱文著; 柯清心译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4

书名原文: Rosemary's Baby

ISBN 978-7-5699-1440-5

I. ①罗… II. ①艾… ②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1165 号

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书: 01-2016-9137

IRA LEVIN

*ROSEMARY'S BABY*

## 罗斯玛丽的婴儿

作 者 | [美] 艾拉·莱文

译 者 | 柯清心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策划编辑 | 黄思远 韩 笑

责任编辑 | 宋 春 韩 笑

封面设计 | 梁依宁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: 0317-519686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10×1000mm 1/32

印 张 | 8

字 数 | 160 千字

版 次 |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440-5

定 价 |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一九六六年八月，  
完成于康涅狄格州威尔顿市，  
并献给加布丽埃勒

## 第一部



## 第一章

罗斯玛丽和凯·伍德豪斯签下了第一大道上某栋几何型白屋中的五居公寓租约后，却接到科特斯太太通知，说布拉德福德大厦有间四居公寓空出来了。布拉德福德大厦是栋古老、黝黑而宏伟的公寓大楼，有高耸的天花板、壁炉和维多利亚式风格的装潢，十分抢手。罗斯玛丽和凯结婚后便去排队候补，但最后还是放弃了。

凯将话筒贴在胸口，对罗斯玛丽转述消息。罗斯玛丽发出哀吟：“不会吧！”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
“太迟了。”凯对着电话说，“我们昨天才签好约。”罗斯玛

丽抓住老公的臂膀问：“我们不能解约吗？跟他们诳点儿理由什么的？”

“请等一下好吗？科特斯太太。”凯再次遮住电话问，“要跟他们说什么？”

罗斯玛丽心烦意乱，无助地扬起手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就实话实说吧，说我们有机会住进布拉德福德大厦了。”

“亲爱的，”凯说，“人家才不在乎呢。”

“你一定会想出办法的，凯，我们先去看看行吗？跟科特斯太太说我们会去看房子，求求你，趁她还没挂断。”

“我们租约都签了，没办法脱身了。”

“求求你！她会挂电话的！”罗斯玛丽呜呜装哭，一边拿起凯胸上的话筒，试图凑到他嘴边。

凯哈哈笑着，任电话挤在唇边。“科特斯太太吗？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解约的，因为还没签妥真正的合约，当时他们表格用完了，所以我们只签了同意书。可以先看一下公寓吗？”

科特斯太太指示他们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，到布拉德福德大厦找米克拉斯或哲罗姆先生，并跟对方说是科特斯太太叫他们来看7E公寓的，然后再打电话给她。科特斯太太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凯。

“你很能编嘛，”罗斯玛丽穿上丝袜和黄鞋，“你真是个说谎高手。”

凯照着镜子说：“天啊，有一颗痘痘。”

“别挤它。”

“可是只有四个房间，没有婴儿房。”

“我宁可住布拉德福德的四居公寓，也不要住在那个白色水泥块的整层楼里。”罗斯玛丽说。

“你昨天不是还很爱吗？”

“我只是喜欢，但从来不爱，我敢打赌，连盖楼的建筑师也不爱。我们可以在客厅腾出一块地方当作用餐区，这样就能挪出一间漂亮的婴儿房了。我们什么时候生小孩？”

“快了。”凯说。他来回推动电动剃须刀刮净人中，看着镜中自己的棕色大眼。罗斯玛丽套上黄色洋装，扭身拉起背后的拉链。

两人现在住在凯婚前的单人房公寓，公寓里贴着巴黎和维罗纳的海报，有张坐卧两用的长椅和简易的厨房。

这天是八月三日，星期二。

米克拉斯先生身材短小精悍，两手皆有残缺的手指，跟他握手颇为尴尬，不过他似乎不以为意。“哟，是演员哪。”他用中指按下电梯，“演员都很爱住我们这儿。”他举了四位住在布拉德福德大厦的演员，都十分知名。“我看过你演的戏吗？”

“让我想想，”凯说：“前一阵子我演过《哈姆雷特》，对吧，宝贝儿？后来我们又演了《春风无限恨》……”

“他开玩笑的，”罗斯玛丽表示，“他演过《路德》、《没人喜爱信天翁》，还有许多电视剧和广告。”

“拍广告比较好赚吧？”米克拉斯先生问。

“是啊。”罗斯玛丽回道，接着凯说：“还有艺术类的惊悚剧

也是。”

罗斯玛丽恳求地瞟他一眼，凯故作无辜状，然后朝米克拉斯先生的头顶扮邪恶的吸血鬼。

嵌着橡木板的电梯四边环着黄铜扶手，由一位面带僵笑的黑人男孩操控。“七楼。”米克拉斯先生告诉男孩，然后对罗斯玛丽和凯表示：“这间公寓有四间房、两个浴室和五个衣橱。大厦的规格原本都是大公寓，最小的都有九间房。但现在几乎全被改装成四、五及六间房了。7E 这间四居公寓原本是十居公寓的后半部，厨房和主卧浴室都是原来的，非常宽大，你们待会儿就能看到了。原来的主卧改成了客厅，另一间卧室变成主卧，两名佣人房则合并成餐厅或第二间卧室。你们有孩子吗？”

“我们打算生。”罗斯玛丽说。

“那间很适合当儿童房，有全套卫浴和一个大衣橱。公寓的配置就是为你们这种年轻夫妇而设的。”

电梯停了，黑人男孩堆着笑脸，上下调整电梯，让电梯对齐外边地上的围栏；他带着笑容，拉开梯内的黄铜门和外层卷门。米克拉斯先生让到一旁，罗斯玛丽和凯步出电梯，来到一条灯光昏暗、铺贴着深绿色壁纸和地毯的走廊。一名在 7E 公寓绿色雕门前的工人扫了众人一眼，然后继续往门洞里装猫眼。

米克拉斯先生领头往右走，再左拐穿过深绿色走廊的短小通道。罗斯玛丽和凯跟在后头，一路看到壁纸有些地方破损，还有一道接缝掀起往内卷；坏掉的灯泡悬在圆锥形的切割玻璃中，深绿色的地毯上有片地方贴了淡绿色胶带。凯瞟着罗斯玛丽：用胶

布补缀地毯？罗斯玛丽别开眼神，开心地笑着：反正我喜欢，一切都好可爱！

“前任房客是加德尼亚太太。”米克拉斯先生自顾自地说，“几天前才去世，东西都还没搬出公寓。她儿子要我告诉看房子的人，这些地毯、空调和部分家具若是要的话，都可以商量。”他转向另一道新贴着绿色及金色条纹壁纸的走廊。

“老太太是在公寓里去世的吗？”罗斯玛丽问，“也不是说……”

“噢，不是的，她是在医院里去世的。”米克拉斯说，“她昏迷了好几个礼拜，老太太年纪很大了，没醒过来，就这么走了。我若能那样离开人世，就要烧高香了。她到去世前都还很开朗活泼，自己做饭、逛街购物……她是纽约州首批女律师之一。”

一行人来到走廊尽头的楼梯间，左边是通往 7E 的门——一道没有雕环，比其他门扉窄小的门。米克拉斯先生按了按珍珠般圆润的门铃，门铃上方的黑色塑料片上，用白色字体写着 L·加德尼亚，然后转动锁里的钥匙。他虽然少了手指头，仍潇洒地转动手把将门打开。“二位先请。”说着用脚指往前一顶，探身伸臂，将门整个推开。

公寓的四个房间，窄小的中间走道两侧分别有两间。右边第一间是厨房，罗斯玛丽见了便忍不住咯咯发笑，因为仅厨房就跟他们目前住的公寓一样大，甚至更宽敞。里面有带六个灶眼的炉子、两个烤箱、大冰箱、巨大的水槽、数十个橱柜、一扇望向第七大道的窗户、高耸的天花板。如果把加德尼亚太太的铬合金桌

椅，及大捆大捆的《财富》和《音乐美国》杂志挪走，就可以布置成吃早餐的地方了，就像从上一期《居家装潢杂志》上剪下来的完美场所。

厨房对面是餐厅或第二间卧室，加德尼亚太太以前显然用作书房兼花房。数百棵小型植物，或凋或毙地待在简陋的架子上、一圈圈未点亮的荧光灯管下。花房中央有张摆满书籍纸张的卷盖式书桌，桌子相当漂亮，宽大且泛着古雅的光泽。罗斯玛丽撇下站在门边谈话的凯和米克拉斯先生，径自跨过一排枯萎的棕色植物，走向书桌。这样的书桌通常会放在古董店的橱窗里；罗斯玛丽抚摸着桌子，心想，不知对方愿不愿意把这张桌子转让给自己。有张紫红色的纸上，用漂亮的蓝色字体写道：“我以为仅是单纯的休闲娱乐，却再也无心……”罗斯玛丽发现自己正在窥探别人的隐私，便抬眼望着从凯身边转过身的米克拉斯先生问：“这张桌子也是加德尼亚太太的儿子想卖的东西之一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米克拉斯表示，“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。”

“真漂亮。”凯说。

罗斯玛丽说：“是呀。”然后粲然一笑，看着四周的墙壁和窗户。这房间可以布置得跟想象中的婴儿房一样完美，房间虽然有点暗——因为窗口面向一片窄院——但黄白相间的壁纸能大幅提高房间的亮度。浴室虽小，却大大加分，而摆满一盆盆小苗的衣橱看起来也十分实用。

众人走到门边，凯问道：“这都是些什么？”

“大都是香草。”罗斯玛丽说，“有薄荷、罗勒……这些我就不

知道了。”

走廊进去左手边有个客用衣橱，右边是通向客厅的大拱门，两侧各有一扇大凸窗，有菱形玻璃和三面包绕的窗座。右边墙上有座小壁炉，壁炉架是白色的卷纹大理石，左侧是高大的橡木书架。

“噢，凯。”罗斯玛丽拉起凯的手用力握着。凯心不在焉，仅应了声“嗯”，但也紧紧回握。米克拉斯先生就站在他身旁。

“壁炉当然是可以用的啦。”米克拉斯先生说。

他们身后的卧室十分宽敞，约十二乘十八英尺宽，窗户面向同样的窄院，跟客厅或第二间卧室或婴儿房的窗子一样。客厅后方的浴室非常大，并且四面都安装了白色的黄铜圆把手。

“这间公寓实在太棒了！”罗斯玛丽回到客厅，摊开手臂转着圈说，仿佛想将整间公寓抱入怀里。“我爱死了！”

凯表示：“她其实是想请你压低房租。”

米克拉斯先生笑道：“可以的话，我们还巴不得把房租提高百分之十五呢。像这种迷人又有个性的公寓，现在已经凤毛麟角了。新的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看着中央走廊入口的桃花心木写字台说，“奇怪，那张写字台后面本来是衣橱啊，我很确定，共有五个橱柜；两个在卧室，第二间卧室有一个，走廊上两个，那边还有那边。”他走向写字台。

凯踮起脚尖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可以看得到门角。”

“她搬动过了。”罗斯玛丽说，“老太太把写字台移走了，以前是摆在这儿的。”她指着卧室门口附近墙边，一处带尖角的模糊轮

廓，以及四个深印在酒红色地毯上的桌脚圆痕，从四个印痕到写字台现在所立的窄墙边，有四条歪扭的淡淡的拖动痕迹。

“帮我一下好吗？”米克拉斯先生对凯说。

两人慢慢将写字台搬回原位。“我知道老太太为什么会陷入昏迷了。”凯推着桌子说。

“她没办法一个人搬动这张桌子，老太太都八十九岁了。”米克拉斯先生表示。

罗斯玛丽望着刚露出来的衣橱门，不确定地问：“我们可以打开门吗？也许该由她儿子来开。”

两人小心翼翼地把写字台摆回到四个圆印上后，米克拉斯按摩了一下缺指的双手说：“他们授权让我展示公寓。”说着走过去将门打开。衣橱里几乎是空的；一架吸尘器摆在一侧，另一边有三四片木板，上层的架子堆放着蓝色和绿色浴巾。

“被她关在里面的人跑喽。”凯说。

米克拉斯先生表示：“也许她并不需要用到五个衣橱。”

“但她为什么要把吸尘器和毛巾收起来？”罗斯玛丽问。

米克拉斯耸耸肩：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，说不定她真的老了。”米克拉斯笑道，“还有别的想看，或要我补充的吗？”

“有的，”罗斯玛丽说，“洗衣设备呢？楼下有没有洗衣机？”

两人谢过米克拉斯先生，对方送他们到人行道，然后两人才慢慢沿着第七大道往上城走。

“这间公寓比另一间便宜。”罗斯玛丽装出完全以实用为优先

考虑的模样。

“但少了一个房间，亲爱的。”凯说。

罗斯玛丽不发一语地走了一阵子，然后说：“这里位置地段比较好。”

“天啊，没错。”凯说，“所有的剧院走路都能到。”

罗斯玛丽兴奋地说：“噢，凯，我们租下吧！求你，求求你！这间公寓太棒了！加德尼亚老太太根本就没去布置！那间客厅可以——可以变得漂亮而温馨，而且——噢，求求你，凯，我们把它租下来好吗？”

“当然好，”凯笑道，“如果我们能把另一份租约解除的话。”

罗斯玛丽眉开眼笑地抓住凯的手肘：“一定可以的！”她说，“我知道你一定能想出办法！”

凯到玻璃亭里打电话给科特斯太太，罗斯玛丽则待在亭外努力从凯的嘴唇动作中猜测他在说什么。科特斯太太说会等他们到三点钟；假如未收到他们通知，便会打电话叫候补名单上的另一组人来。

两人跑到俄罗斯茶房<sup>①</sup>点了血腥玛丽鸡尾酒和黑面包鸡肉色拉三明治。

“你可以跟他们说我病了，得去住院。”罗斯玛丽说。

但这理由听起来不具说服力，凯倒是为说，他被征召参加《你来挑战》的演出，要到越南及远东地区做四个月劳军表演，原本饰演艾伦一角的演员摔断了臀骨，除非熟知这出戏码的凯能代为

---

<sup>①</sup> Russian Tea Room，纽约文艺界人士汇聚的餐厅。

演出，否则劳军行程至少得延宕两周，对那些在远方与共产党奋战的大兵来说，将会是一大遗憾。至于他妻子，则会搬回奥马哈的娘家……

凯练习了两遍，然后跑去找电话。

罗斯玛丽啜着饮料，左手叉指放在桌底下祈运，心想着不想要的第一大道公寓，一一列出它的优点：干净明亮的新厨房、洗碗机、东河的景致、中央空调……

侍者送上三明治。

这时一名穿深蓝色洋装的孕妇从旁经过，罗斯玛丽看着她，女人应该有六七个月的身孕了。女人回头跟一名拎着袋子、年纪较长的妇人兴高采烈地说着话，也许是她的母亲。

有人在对面墙边向她挥手——是罗斯玛丽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前几周才进公司的红发女孩。罗斯玛丽也挥手回应，女孩说了句什么，看到罗斯玛丽没会过意来，又讲了一遍。女孩对面的男子转头看着罗斯玛丽，此人脸色蜡黄，一脸饥相。

接着高大英俊的凯出现了，他忍住笑，脸上绽放胜利的光芒。

“成了吗？”罗斯玛丽问坐到对面的凯。

“成了。”凯说，“合约解掉了，他们会退还押金，我呢，我得去找一名陆军通信部的哈德曼中尉报到。科特斯太太两点钟会等我们。”

“你打给她啦？”

“打了。”

红发女孩突然跑过来，兴致勃勃、眼睛发亮地说：“我刚才说：

‘你真的很适合结婚，你看起来棒极了。’”

罗斯玛丽拼命回想女孩的名字，一边哈哈笑说：“谢谢你！我们正在庆祝，我们租到布拉德福德大厦的公寓了！”

“布拉德福德大厦？”女孩说，“我超爱那里的！如果你们打算分租，别忘了优先考虑我！那边窗户之间有好多奇形怪状的滴水嘴兽石像呢！”